

荀

河

文

鈔

說文解字敘

大清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筭奉使者關防來
安徽視學明年按試諸府州屬輒舉五經本文與諸
生月日提示講習病今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
由生其狎見尤甚者至於誦誦不分鍛鍛不辨據有
著處適內加商點畫淆亂音訓混焚是則何以通先
聖之經而能言其義邪既試歲且一周又明年春用
先舉許君說文解字舊本重刻周布俾諸生人人諷
之庶知爲文自識字始惜未及以徐鍇繫傳及他善
本詳按第令及門宛平徐瀚檢正刻工之譌錯又令

取十三經正文分別本書載與不載者附著卷末標曰文字十三經同異略見古人文字承用之意知者當自得之爰敘之曰

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陵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聚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齋

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錯曰
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
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
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
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
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授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
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
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徵辭徐
錯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
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

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達受學其考之於達作此書正當達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詎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權

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
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
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
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
月之離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
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區
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敝其大
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敍曰其建首
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
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敍二卷本易序卦傳爲之

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
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
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
矣一日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
皆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𠂔
從辵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
聲而改从負半譌也駢之爲舜龔之爲壺囚之爲曲
齋之爲爵全譌也以乞化之乞當乞而氣牽之氣遂
當乞於是有俗餽字以萎餽之萎當燧而飢餒之餒
遂當萎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何

已从勺而水从凶而巳从川而水從重其類粟
从土而加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
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
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
之从農函聲玉篇函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
窗一音息徐錯以爲當從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
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徐鉉以
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邑聲古
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于侯室

人入又酌彼康衢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巨非聲疑
象形非也摘之從手管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音
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于禍適稼穡匪解徐鉉
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
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鬻鬻一角仰也爾雅
皆踊鬻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旣戎黎戎从戈今
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澗則砢砢从水从石戠
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鬻
醜一爲鼃鼃臚詹諸也綺衣緝巾緝从糸畀聲未嫁
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兆畔也爲四時

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潏潏荆州浸也職方氏
豫州其浸波潏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潏則潏
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若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
人窮斯濫矣濫从女監聲過羗也孟子咄咄猶沓沓
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
道也爾雅西至汜國謂四極汜从水八聲西極之水
也廣韻汜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
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
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繫之文字之事
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

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
脩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
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如所與秦
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辟从辛爲專威爲姑也
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音爲日無色貉之言惡
犬之字如書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持
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吏爲束縛摔批罰爲持刀屬
言勞爲火燒門宰爲舉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
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
故必非許君之所制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

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
橫梟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汜烏殊孽已速救各引載
旆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
衆音襍敝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邪又
言別指一字以鍾當劉以豈當由以纒當免此說亦
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
瀏之从水瀏聲紬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
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
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
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

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舉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舉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渤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剽之字爲非金刀謂許

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𠄎聲𠄎古𠄎字非𠄎也識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邪五行志獻帝初僞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

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昭陽
大荒落孟陬之月十八日敘并書

和州梅豪亭記并銘

乾隆癸巳中春筇試和士畢聞州西豐山有宋時梅
乃與知州事同年慈利劉君長城謀往觀之乃以二
十二日爲天門之遊明日出山十五里至樂巴灣二
十五里至豐山之麓上山三里至杜村村之左右曰
考子塘皆杜姓自宋至今或他徙其處者尙數百人
杜氏爲州學生者五六人來迎余比至梅下則樹本
凡六其四已枯枯者如銅如石如蠆蛇之死而骨個
強不解也其不枯者二本本大五六圍徑上四丈餘
華覆小山與枯本交錯枯者亦榮其華之種曰玉蟻

又如蛟螭數萬翔舞山石之左右而不去久之忘其
爲梅樹也問之杜氏之祖杜先生默實居此先生遺
詩村中頗有存者其詩曰手植名花浪得名又云不
是羅浮是考塘然則梅先生所手植也按石先生介
集載三豪詩送杜默歸歷陽樂史太平寰宇記歷陽
縣屬和州然則先生實和人而厲鶚宋詩紀事以爲
濮州人非也先生字師雄宋史無傳今州志亦不爲
立傳謹以石先生介歐陽先生修贈先生歸歷陽二
詩考之二詩之作當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石先生
詩序本朝八十年按宋太極以建隆元年庚午代周

至康定庚辰八十一年矣歐陽先生年譜是春范文
正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爲掌書記辭不
就六月自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遷復充秘閣校勘
故歐陽先生贈詩云杜子來訪我又云河北新點兵
也按石先生亦以是時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墓誌
先生直講歲餘薦拜太子中允是慶歷元年辛巳也
又薦直集賢院三年癸未作慶歷聖德詩歲餘去太
學通判濮州五年乙酉七月卒矣然則康定庚辰正
石先生入太學歲也蓋先此一年則石先生或未直
講太學而歐陽先生并未入京邑故不得曰己卯而

斷之日庚辰也歐陽先生詩云來時上師堂再拜辭
先生石先生序云師雄學於余辭歸歷陽詩云師雄
二十二然則康定庚辰杜先生年二十有二也是年
二十有二則先生之生當在真宗天禧三年己未杜
氏家譜先生生於明道元年按明道元年壬申至庚
辰僅九歲譜說非也譜又云年六十三卒先生當卒
於神宗元豐四年辛酉宋詩紀事先生熙寧末特奏
名仕新淦尉按熙寧之末改元元豐先生卒於元豐
四年是先生爲尉越四五年而卒也按石先生卒於
慶曆五年乙酉年二十有一作序及詩之年實三十

有六歐陽先生卒於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有六是年實三十有四宋史石先生傳介卒夏竦言介詐死請發棺詔下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是時杜先生必具軍令狀之一人也沒後二十一年其家將葬石先生子師訥與門人杜默姜潛徐道等走告請銘於歐陽先生其年英宗之治平二年乙巳也歐陽先生五十有九而杜先生四十有七其思所以表彰其師愈久而未之敢忘所謂死生不相背負者可

想見已又按先生以康定庚辰還歷陽越六年慶歷已酉歐陽先生出知滁州在滁者二年滁與歷陽密邇絕不聞先生過從贈答蹤迹意者是時先生方跋涉左右於其師之殞餘謫畿久畱京東沈岱之間以是無過滁之隙然則具軍令狀保師死者先生蓋身先焉而名不聞至今七百年後又信可考而知也筠旣考先生生卒始末略可見者如右於時從容與劉君議曰梅華之間宜有亭杜氏之子孫僉進曰故有亭圯已劉君毅然請復之且言曰先生詩不云乎培根急取他山石又云淺築墻低防過酒長城當於梅

下列關支石而築短垣以繚亭具如先生之詩子其
記而名諸筠曰石先生之詩曰曼卿豪於詩求叔豪
於詞師雄歌亦豪三人同稱宜所謂三豪者也今三
豪亡矣越七百餘年而杜先生手植之梅巋然獨存
梅亦豪矣哉筠與君兩人廓然於七百年後來相議
於空山之中其以梅豪名斯亭宜君當速成之而刻
筠之詞於石令考塘杜氏之子孫世世守焉時同遊
梅下者上虞張鳳翔方海及門歸安吳蘭庭胥石重
繫之銘曰

州西南豐宋梅所封蕃杜之宗考子塘杜浩隱侯俱

曰默厥祖默手植梅康定以來玉山皚皚屑葩酷爨
本銅鐵色閱年七百牆庠旣傾亭蕪不成劉侯載營
檣亭先後表亭左右梅汝求壽春風不驚香幽景明
客飲斯亭於石之鏤紀余來遊試士和州

乾隆癸巳二月

先兄仲君行狀

筠兄仲君諱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先世詳先大夫行狀中先大夫生子四兄其仲也以同祖兄弟行居第四兄幼懿天質宜於父母父母愛之顧善病出就傅日輒入臥彊起行庭中輒持器眩仆先大夫時知盤屋縣召日者推其算日者曰公兒生以癸卯壬戌乙巳壬午法日主木者水三而浮月運初選辛酉金又伐之自六歲以往十年獲稱成儻乃公兒也以故父母益憐勿過督之兄承庭誥寬假而行自檢束愈醇謹父母愈愛之筠少兄六歲雍正甲

寅筠六歲先大夫罷縣出居社學學堂之東偏有古
椿樹筠間從兄嬉戲其下捕蟋蟀草間且捕筠且問
兄嚮晨張氏第十姑母之夫巴陵知縣世芳有書來
言姑母死矣書稱韓文公曰雖萬乘之公相不以一
日輟而就吾母讀之而歎此何語韓文公何人也兄
曰文公唐之大文人也弟佗日讀書能爲斯人之文
乎爲筠具言公之踰藍關貶潮陽踪跡卽起翻架上
書抽安溪李文貞公所編韓子粹言示筠筠仰天而
喟至今記憶之兄年十二病未嘗讀書而其內慧也
乾隆丁巳年十五歸京師其秋閏九月始讀書且讀

且學爲文辛酉再應順天學政試入府學爲諸生時
學使者今子告刑部侍郎加尙書銜嘉興錢公也癸
亥先母患乳岩經年諸方不治無可奈何有巫言有
所親者夜夜焚香一束跪乞禱可瘳兒則夜夜長跪
雖卒不治然竟香燼兒跪母則酣睡跪已耿耿患如
初以至母終兒骨立如束蓋侍疾及喪幾不勝也服
除丁卯補廩膳生庚午獲舉於鄉座師故吏部尙書
錢塘汪文端公故禮部右侍郎滿洲嵩公房師故臨
桂朱公若東明年辛未中式會試舉人座師故協辦
大學士吏部尙書孫文定公今東閣大學士諸城劉

公故禮部左侍郎滿洲介公故禮部尙書富陽董文恪公房師故鉞山張公紹渠 廷試 賜進士

出身引

見俾往山東以知縣試用會滿洲鄂剛

烈公巡撫山東識之曰子豪傑之士也吾不當以屬吏遇子初授濟陽再調補長清其治行愾愾在人兄嘗謂筠言曰知縣者親民之官吾治長清長清繁且衝及於民者少不若治濟陽時兄之治務以惻怛爲本其治縣如家人而尤長於斷獄獄初兩造具每周測其左右近遠則中其理解數語立折人人當其情而罷其或獄構糾結更吏數十不能決者兄至輒闕

見罅豁洞達奧窔言出讞定舊牘如山可焚也山東諸老吏皆歎服推爲斷才濟陽有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巧死當婦歸寧而復之明日翁媪及鄰人來證婦毒夫死兄審諦巧死知毒非是乃方冬中寒死耳具剖擘得實翁媪泣扶婦去婦竟爲巧守節詳見筠紀事中有老婦雉經於民之外戶屈戌閒訟曰昨民擊老婦齒落故甘心焉兄驗老婦體無擊狀而齒落處有殷血痕羣里婦羅立屍側兄念旦落齒而夕卽死卽齒血不殷卽詰羣婦曰若灌飲屍以藥亟抹之落其齒而坐民威逼邪羣婦曰無之兄躬入覲室窺

櫺上有箸二其一血痕宛然卽持出示仵人曰探屍口中當有落齒果然衆以爲神敏而民僅判爲老婦出埋錢釋之縣故獄具有以鳥鎗取鳧雉而鎗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見卽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訶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邪兄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他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卽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兄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可檢也兄令曰坎地架木昇棺其上弛前

和及四牆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鄉冢以席
爽坎注醢須臾骨如蒸狀件人卽檢訖告曰屍獨腦
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兄熟視之曰未也
此傷處滌可去歘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邪兄
呼水刷之骨白無澆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
何以辨之兄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
此反是是腐血汚耳歘服兄之所斷類是者尙多姑
舉暇日問於兄而識之者以例其餘壬申丙子再充
山東鄉試同考官號稱得士而濰韓夢周以循吏著

歲丁丑

上南巡往來再經靈巖行宮既旋

蹕

皇太后及屬輿以下畱蹕靈巖凡九日兄日夜馳驅
山中忘寢暨食敬謹治供張克竣事而兄故羸加瘁
遂移疾上官匡畱之又明年己卯固請遂歸是時兄
年三十有七先大夫年六十有四神明矍鑠初不欲
言兄歸及兄之既歸入拜於堂先大夫喜劇而悲若
惟恐其歸之晚也爰築室於故宅之西晨昏走侍先
大夫未嘗去伺喜與慍或左而右務適其意然後退
如是者五年癸未冬嫂劉暴卒先夫夫哭之哀明年
甲申先大夫就居兄之築室拊而慰之其秋先大夫

卒見毀甚既葬目如恆不視行路久之乃復自是病
數作數止兄乃幡然一用心於釋氏之書歸室獨坐
長齋不出久之自謂有所得筠念兄苦行太過從容
爲兄言釋氏治心莊周謂之心齋不食肉者彼法中
教戒持行居士或不然兄何自苦乃爾兄曰人與萬
物莫不欲壽而惡刑吾不忍夫以生者而食生者嗚
乎兄之齋殆所謂天性之厚於仁非釋氏說所得而
盡之也兄生平善於六親及交遊之間曲折緩急具
能爲之處置而將以誠信下逮臧獲樂其易事以故
皆曰善人善人其於兄弟之愛尤篤以摯事伯兄冠

山宜其意指愛筠及弟石君過於愛其身視諸姪於子無以異也筠與兄年相亞相從久未嘗別別者惟兄官山東九年及庚寅筠使福建半年以往耳餘並相守朝夕見幾四十年辛卯冬十月筠奉命來

江南十有八日兄送筠廣寧門外朋友門生送者數百人酌酒爲別最後起與兄別而拜筠且拜且悲不自勝兄慰語之令上輿去去五里涕泗乃獲止筠亦不自知其何以心固念兄之多疾然其時固無疾三年別且相見期亦不遠而不知其不相見也見自乙酉後述年病略而然治之輒差己丑冬見長子錫秬

才而死兄雖外以理譬然傷甚壬辰夏少女又死兄
女媿其小不能無動筠方數數書早喻之茲夏四
月筠在太平得北來書聞兄病旣而聞良已以爲學
道之人無憂也其月九日凶問卒至傷哉筠之竟不
獲見吾兄邪兄明於死生之故有子有孫去也無恨
而筠之生而未死恨可言邪人於兄弟之喪若手足
斬然而吾之兄又非止若人之兄邪吾父吾母生我
四人而一其亡邪又何以慰吾兄與吾弟邪悲夫兄
之中身憺憺怕怕其所取於造物者儉矣而予之壽
者亦儉邪兄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九月二十九日午

時卒於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四日辰時年五十
有一乾隆庚午順天舉人辛未進士 勅授文林

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縣恭遇

慶典累加

三級元配劉氏涿貢生諱澤女繼室劉氏寶坻監生

諱 女竝贈孺人卒子四錫相先卒娶江西直隸寧

州吏目曲沃裴名升文女錫田爲從兄增後娶戊辰

進士 內廷供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

士提督山東等處學政任邱李名中簡女錫召昶湖

北荊州府石首縣知縣大典牛名兆奎女錫珪聘甲

戌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宛平查名善長女女一嫁

壬戌進士原任兵科給事中通劉名圻子錫 孫一
澍錫田出今爲錫秬後具列事實如右再拜乞銘諸
當代之有道而文者

乾隆癸巳四月十三日

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蕭山汪生輝祖爲上海陸君錫熊戊子主試浙江所得士陸君余辛巳會試所得士也已丑輝祖從計偕來京師以門下門生謁余乞余爲傳其兩母之行余曰兩母有歿者存者於例不可傳也其書事宜久之欲書而不敢易輒爲之止今年癸巳輝祖復以書來泣請始書之蕭山治之東大義里汪氏二節婦者故洪縣典史汪楷之繼室一側室一也楷初娶於方方卒有二女側室徐生子輝祖四歲矣再娶於王其年雍正乙卯也王年二十三徐年二十四兩人相歡

如姊妹越六年楷引疾罷去客廣東死匿反蕭山及
門兩人扶七十老姑扳匱而噉輝祖方十歲挽兩母
衣踊而左右會楷有弟模數負里中惡少錢楸闕模
兄楷死恐模遂負錢急鞫責之模乘間悉挈家中餘
貲出門徑去不知所之羣惡少乘喪擁門大譴譟舉
室欲傾老姑呼天曰今日我家與若同命於時兩人
飲泣而謀曰夫死吾兩人亦死卽死夫之母死夫之
子嗟乎夫竟死矣若吾兩人緩須臾無死養姑而教
子夫固未死也卽出語燕曰我家負若錢若迫我家
今日卽死若錢卽負無 不若勿迫我緩之期五年

急二三年兩寡婦誓不負若錢若去毋久思此羣惡
少計不可屈其辭卽應曰諾徐徐罷去兩人則閉門
跪老姑前笑語慰之而捐子泣曰若必讀書有成立
兩人日日力手指食姑及子王坐而操作徐則奔走
摺拄以佐其役天寒蒙裂縑縷百結齒噤肌粟相與
慰藉以溫或餅米見罄兩人輒互稱病不食令姑與
子食而聞咽其餘粒人皆指語汪氏旦夕活耳浙俗
事鬼尙楮幣糊楮爲黃白鏹狀歲時焚之以贈人鬼
紅女手作之終夜有聲計縈楮鏹千百用易錢作速
且多者當一人之食兩人所作日食有餘錢則積以

償負如是數年竟償叔模所負惡少錢常白金百兩
以上蕭山爲之語汪寡婦楮鏹黃白鏹不爽也所居
破屋三間在西小江上四望野田漫漫輝祖出就外
傅母徐送之旣入傅門顧而歸輝祖日日歸母徐在
門盱企久矣輝祖或業不進母徐則撻之母王解之
曰阿官一而已撻可已母徐曰惟一而已不撻將吾
族之圯也則罷撻兩母相持而泣輝祖亦持母泣而
摧風雨之夕兩母更縫紝以佐輝祖課之讀讀聲與
刀尺聲不絕也他日仁和嚴誠爲書夜績課兒圖以
紀實當是時五服六親無過問者輝祖幼時納采於

王久之不相聞或訛語曰王家斷若子婚矣王願徐
曰吾兒尙少如其成立何患不婚其不成立不婚宜
也斯言何爲至耶俾祖聞之讀書益甚及俾祖十五
六頭角見王氏備禮歸其女宜於兩姑然後訛者不
復說兩人之事老姑也尤以孝著雖乏絕甘旨之味
必力以供姑益篤老嗜螺螄而甘輕語婦曰烹之而
介無脫以七簪肉吾口內焉吾甘其滑也兩人送烹
而送啗之必當姑意乃退及姑病漸臥久之因欲起
卽牀屨徐則負之牀以下上姑竟忘其憊且率姑曰
天子若得婦事若兩人若若兩人事我我卽嗔乎至

今蓬山聞人言汪氏之孝與節者皆以爲信輝祖旣
舉於鄉母徐歿七年矣母壬午年五十有六喜曰吾子
茲始成立也先是五年甲申輝祖具書兩母之行自
學官上之獲旌實建坊於東郭門外於戲輝祖於
是乎孝若夫昔人所稱有待云云者余亦以其理信
而書之作書事

乾隆癸巳五月四日

唐彭浼權塋誌銘跋尾

右唐瀛州景城縣主簿彭君權塋墓誌銘前幽州潞縣尉王諫撰序云建中二年十一月彭浼字巨源卒於官明年十一月季弟長源迎神葬於古漁陽城北采貴里之原按景城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之境而此石得之今通州城東八里古城之北土人呼曰隄子裏卽知古城爲唐之潞縣古漁陽城其城北唐時謂之采貴里也序不著彭君里籍云兄弟急難於此又云季父仕恆因省遇亂來遊幽薊則知非潞人也云太尉遂寧王司徒義陽公者朱泚與滔也新唐書

洺傳洺姑子劉忬諫洺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
恩過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是也泚傳大歷
七年詔拜盧龍節度畱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
明年徙王遂寧德宗建中初詔加中書令進拜太尉
遂寧王也舊唐書洺賊泚之弟泚爲幽州節度朝覲
乞畱以洺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畱後故序云魯衛更
榮秉旄此府也惟序稱洺義陽公舊新二書皆不載
以時考之當在洺封通義郡王之前則史之闕也序
又云張惟岳以恆趙叛有詔司徒討逆舊唐書李寶
臣傳寶臣故姓張名忠志賜姓曰李寶臣建中二年

秦卒子惟岳與魏齊謀叛惟岳大將張孝忠歸國朝
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
討之是其事也按是時惟岳以精甲屯東鹿東鹿與
河間地接以故師出幽薊取道灤莫序云若師出乎
灤莫之間與今地形合也至東鹿之破惟岳軍尙在
三年正月而彭君以二年十一月卒是勤其官而死
事者迎神權葬厥鬼賢矣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
正月此石與貞元中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平平誌石
同時出土及門當塗黃生鉞過通適見之手拓此本
遺余惜其石半截不完乃屬友更訪其半在否且益

求拓李平平之石以來當更考焉二月五日書

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龔靈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勅若仲若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校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歷中嘗藏陝西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家每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明靈偃輩重裝之時天啓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國初莊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

而南歸歛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竝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卽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

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
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
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真定以
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
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
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
內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
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
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

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
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
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
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
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
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
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
子京字仲舉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
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
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

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
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
號特進諡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
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
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
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
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
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
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
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

書之備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
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証也禘
爲本字而今作禘公羊傳夏曰禘注薦尙麥魚始熟
可禘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証也舉爲
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舉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証
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尙書顧命憑
玉几作裕憑字餘皆作馮可証也此本字一也壹與
一通詩壹發五犯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
也假與遐通郊祀志假遯合處師古曰假卽遐字其
字從彳是也趾與址通左傳略基址注城足是也亭

與享通易公用亨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蒸通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逆二也其戾字从人从厂象張布股字从反身興字从同秦字从禾忝字从止戈豎字从曲風字从凡廢字从尸起字从天从止从己精字从卂針字从今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韋字从申州字从重川惟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卩陰字从今从云隘字从臥从衞省會字从古文囙此

與小篆合三也其寢字作寢而不作寢其字作其而不作其季字作季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制字作制而不作制達字作達而不作達巖字作巖而不作巖荒字作荒而不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雖字作雖而不作雖屢字作屢而不作屢斂字作斂而不作斂香字作香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豐而作禮屮从屮从一而作之邇从弓从用而作邇乞象形而作氣歲从步皮聲而作歲夔从頁从臼从夂而作夏尋从彡从収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

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𨔵从𨔵而作𨔵𨔵从止
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而作亡𨔵爲鳥在巢上象形
而作而淡从宀而作深垂从土𨔵𨔵而作垂𨔵从𠂔
从一而作于桑从叒而作乘𨔵从舛𨔵聲而作𨔵𨔵
从蒸而作漢兼从秝从又而作蒸章从音从十而作
章𨔵从香而作𨔵吉从士而作吉𨔵从亾𨔵聲而作
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麥而作
陵得从見从寸而作得掾从豕而作掾德从直而作
德勅从束而作勅潁从水而作潁此變篆作俗書之
𨔵五也又施作施是作𨔵虞作虞原作原峻作峻𨔵

作玨斲作致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
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乾隆甲午二月十九日

山右三忠祠碑記 有詩

洪惟我朝

詔修明史忠義傳序曰

太祖高皇帝獎張銓之守義張忠烈公銓者山右三忠之一也忠烈公與何忠愍公延魁同死遼陽之役高忠節公邦佐繼死廣寧之役忠烈死於署或曰南門死焉忠愍死於井忠節死於雉鷄要之備福落落死事一耳天啟四年勅建祠宣武門外以忠烈爲沁水忠愍籍威遠忠節籍襄陵屬曰山右三忠祠迄今百五十餘年矣祠久圯剝汗萊不治向塞堦毀爲瓦

且葺者之所休惕山右之人思焉於時乾隆甲午方有重修三晉會館之舉浮山張君懋乾在歆言曰體乾自家來京師時吾鄉襄陵老諸生楊維棟告之曰京師故有三忠祠其處在朱昆田曰下舊聞補遺城市第八篇中子行必考葺之今茲鄉人有舉庶宜先而館室後矣衆曰然乃相與按書索址闢而新之三公廟貌屹屹如昔故陪祀死事者二十人因而準之凡本朝山右之死事者皆列位至百餘人舊殿三楹既復既啟乃更於殿後別飾三楹之室將以別祀夫何公從死之二妾高氏金氏及二女一僕一婢高

公從死之謨高未諸人者若私寢焉繚垣周阿廟令
役事庖馔捭刷麗牲石俱假哉備矣初工墮像三而
何公之像當漏霖敗土木工莫施設有術者高生言
能以蓂茅致公之神布紙繪畫歛既虔禱以俟須臾
焚符公神沛然圖成工卽像焉後數月公之裔孫湖
北竹山營中守備弼以事入都走祠再拜仰曰此
吾何氏祠堂造像也噫嘻不二問者震懼傳曰神聰
明正直而壹宋蘇軾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
今何公之死歲過百有太半而山右之人旦夕禱而
求之而在惟神故壹非術者之能也然則以何公測

三公鬼神之情狀黨乎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夫人各死其事耳所以必在祀典者何也前死其事後死其事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無前與後也山右之人借借出其鄉閭而來入京師髣髴昭明祗拜祠下此所以教山右之人之義也獨山右哉所以教天下之義也於戲斯祠其莫之敢廢是舉也山右之人贊贊舉之而浮山張氏之力尤且多輒附書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白氣沆碭狀秋之肅宣武門外古祠盪盪巉巉張公剛劔天容呦呦何公入地柔中戛戛高公羣奔麟鉏

松山風聲吹遼海孤忠以貞逆天我順易地則之
詔盡臣分百五十年

聖朝遺躋死綏之士照山以西專席特牲鄉人私祠
赤羽白羽先後舞怒三忠坐中諸忠旅揖各不二心
於此焉集西山之青爽色何來石不可磨祠可廢哉
市中丐者今刈臥砌綠垣周限靈齋高祭他席土偶
其歸汝居靈之愒焉陰兵呵驅山右之人逃矣拜此
鄉不後義靈色有喜告祠之成甲午春秋周于中曰
歲歌以謠

乾隆甲午八月四日

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右御書樓記爲董文敏其昌撰并書前明神宗朝嘗御書手札二十八通以賜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公之孫太常時敏旣作樓貯御札爰請文敏作記且書之其書爲正書墨跡尤可寶書銜曰前史臣東宮講讀官按文敏當皇長子出閣以編修充講官坐失執政意出爲湖廣副使記稱神宗曰上則知此記成於萬歷末也自前代入本朝王氏世世守之中質於人乾隆辛巳太常之曾孫同州知府俊用白金十六兩購歸祝曰吾家子孫自今成進士者卽予而俾藏焉

己丑太常之來孫瓚賜進士出身官內閣中書舍人
於是此本遂歸瓚之會試出余房越五年癸巳來
補官於都明年甲午請曰先生其爲之跋尾余受而
觀之畢作而曰是豈獨書與詞爲子之世寶哉余且
與子論明史記之言曰御札之所更端往復者孰大
於建儲乎按明史文肅本傳萬歷二十一年二月還
朝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一也十一月
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
氏舉族不得安帝得疏心動三言諭之二也已而有
出閣之命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戶部尙

書楊俊民給事中王德宏等力諫帝手詔欲易期文
肅婉請乃不果易三也手詔傳凡三見皆以建儲其
二十餘通者傳亦不及詳也文肅生平所立信莫大
於此矣又考建儲一事初發之申文定時行文文端
家屏諸公而出閣之禮獨贊成於文肅雖久之冊立
沈文恭一貫實爲之向非出閣何以冊立然則始終
克建此事非文肅之力不及此余竊以爲古所云爲
臣良獨難者豈曰建儲云云而已夫君子必有不肯
持祿保位之心足自重於人主又必有實能周咨虛
受之量咸信於同列猶以爲未可也又必加之果決

以成其是與之曲折以濟其良然後事集而志行功
成而名美當時賴之後世述焉否則烏有醜然曰國
之大臣者哉余竊聞諸舊史氏申文定從容謂人曰
禁近之臣職在密勿論思委曲調劑非曰悻悻建白
取名高而已王山陰諍畱一諫官挂冠而去以一闕
老易一諫官朝廷安得無窮闕老名則高矣何益於
國老夫之言不謬也由文定言之則王文端處此猶
或有所未盡可以見文肅之能曲折以行其果決也
如此又聞之東朝未建有詔誥封三王國論沸騰時
馮文敏琦引皇明祖訓一篇正告文肅文肅實主其

議輒上疏引罪曰臣實懵不考祖訓左庶子馮琦告
臣也又可以見文肅周咨虛受之量如此至於傳稱
易期婉諫出閤禮成非所以成其是乎於時疏凡八
上乃允賜歸歸七年而東宮建名之不至又三年卒
於家非絕無持祿保位之心者能之乎嗚呼此文肅
所立之獨難也後之君子論古人頗易易而不知其
所以難夫惟身親爲之左右支屈之不能而乃喟然
太息其難嗚呼古人之所以不易也輒因觀記與書
附論之如此以致徵顯之旨用歸之瑣瑣其實之無
念爾祖克延厥世文敏之記與書式鑒茲哉

乾隆甲午十一月二十日

烈婦史氏哀辭 有敘

烈婦史氏五姑先出會稽今爲大興人父容正且死屬其子友義曰吾歲癸亥生此女憐其孝且淑若必善嫁之友義泣而善視其妹爲相攸久之乃得同縣沈佶之子毓鳳者以故其嫁後禮期旣婚伉儷相愛敬也乙未秋九月十三日史氏告毓鳳曰今日妾媵僉設悅之辰也妾雖抱微疾宜當往毓鳳諾之母金及嫂聞之迎謂曰若有疾且歸良苦若之姪壻趙某善醫藥請召之內堂爲若診脈可乎史氏曰諾旣診書藥方退日夕載還夫家史氏持趙某所書方視毓

鳳毓鳳曰若何所診耶史氏曰妾偕母及嫂在內堂
毓鳳曰吾聞婦人出必壅蔽其面若婦人也烏得見
男子史氏默然無所言明日毓鳳又以所語告於父
佶史氏聞之謂其侍嫗曰吾以婦人或失禮致吾夫
告吾翁也吾何生爲嫗駭不察其語又明日史氏謂
毓鳳曰日聞某當移家君其往賀毓鳳以爲然旣出
史氏呼嫗若攜兩兒出買餌也嫗與兩兒皆出史氏
卽閉室自經死時十有五日也余聞之國語敬姜欲
室文伯饗其宗老爲賦綠衣之三章其祭悼子宗不
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然則婦人當祭與饗宗老具

在得與男子賦且飫而孔子以爲別於男女之禮是
男女之禮雖至嫂叔不通問者乃以居室無事時言
之也又禮無婦人疾病之文然喪禮具載飲酒食肉
疾止復初乃言男子疾病之禮之變婦人亦宜然者
也若是則史氏之視疾無失禮矣而獨以君舅與夫
之有違言至於殺身以明其志夫是之謂烈昔者唐
李白作溧陽貞義女碑曰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當
子胥東奔逼迫昭關告窮此女授之壺漿全人自沈
形與口滅卓絕千古嗟乎何史氏之女卓絕千古數
數也史氏死年三十有三乃爲之哀詞曰

瑟高張兮扼其絃鳳何選兮凰鳴酸夫人激兮命不
延羌父卒兮有言女余愛兮蘭若蒸君子之歸兮憇
吾魂兄泣而識兮標梅翩翩古及笄嫁兮幾冰泮春
載歌灼灼兮歸沈門室之宜兮事覆翻嫂初生兮小
姑聞元月上弦兮歸宜然鬼伯候降兮醫有神夫人
之疴兮母與嫂前以禮診兮夫變顏而壅蔽兮摑言
不傳古之語兮百端昧豺狼兮溺不援疾病在喪兮
酒肉陳禮有變兮詈中申君舅曰父兮夫曰天誰余
不信兮烏用身姬質質兮耳塞綿兩兒啼飢兮市餌
可餐夫出賀屋兮塞在蠶雖經是則兮烏有文直如

弦兮心自捫吾志之潔兮水斯寒白露下兮
夫人之殂兮匪缺而完史氏有女兮曰也篇越千載
兮磨愈堅詩歌彌心兮探湯難夫人有之兮斯爲賢
刻茲詞兮燕山之原

乾隆乙未十月二十四日

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甲戌成進士實中武進莊君培國之榜其
獲廩名於會試舉人則孝感胡君紹鼎榜也歲在己
卯莊君卒越十又九年丙申胡君卒蓋先後二十餘
年之間同歲生之在者落落矣胡君之爲人工於德
而拙於財其卒也爲御史階五品有位與祿於朝又
獨與一子舍其縣之館朝夕屹屹以取飽乃至貧死
無以爲斂以故余偕同歲諸君往哭之極哀相與竭
蹙出贖錢謀所以歸君之柩者明年丁酉春柩將在
舟子聞若以余知君之生平尤詳悉乞余文以豫銘

其藏余蓋泣而許之君諱紹鼎字牧亭先世故江南
歙人祖世英康熙初征吳三桂有功以宜昌鎮總兵
卒於軍

賜葬荊州馬臚山以一子蔭祖母王夫人父德麟年
十五

召見授守備仕終廣東參將母尹夫人生母徐宜人
以君貴 贈王夫人家故孝感且卒囑君之父曰
孝感文若必家焉以勸若子學毋世武爲也以故君
隸籍孝感君少力行銳意於學不問生計師事同縣
夏先生力想爲文章有名聲年二十九始舉辛酉湖

北鄉試時生母徐已先卒君事嫡母尹尤以孝聞壬戌一上公車十年不再上然家資教授生徒以給養其蹤跡在湖南江西數百里之間每歲必歸省母母聞思之君輒至辛未尹夫人老目疾矣痢脾泄君與妻程侍疾五閱月入夜未嘗寢至嘗母之糞甘苦以懼其漸也其過於孝也如此服除始借車再北試禮部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授編修明年戊寅試翰林休致歸辛巳迎

獨明年壬午春試復官充 國史館纂修官甲申改浙江道監察御史戊子主雲南鄉試妻程卒庚寅乞

假歸壬辰來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轉河南道逾
歲而卒君之在翰林也不競於名而舉其職爲御史
不喜毛髮舉事而言炎炎克舉其大者君以試事返
自雲南上言軍興道路往來所在有司不能無苛累
里叩其言具有條理指實

上察之以君言詢封疆大吏固心重君言矣久之又
上言京朝官有親年七八十老且病與終養例符合
而貪祿戀職漠然不肯引退者國家安用此人奏上
召問御史父母在否君對曰竝物故矣於耶耶

上寬不以君言非貴諸親老不引退者然亦不以君

之言之非是也嗚呼君之守官隳哉君生平所不足者不解治生以故官京師貧無過君者余過君數以爲言君曰子不指實爲吾言吾不知也余曰適過君而君飲我具肉可矣君呼庖曰烹豚之腰必胾以來君貧且不利一毛而庖備肴耶君笑曰有是更指言之余卽起視其楹責君曰楹積獸炭若然此工人治良金飾麗人之首而三熾之而君以煥其足且今徂暑矣不鍵之空室而棄諸楹宜乎君之嗜貧也君則大笑無以應然亦不改獨居日益飲酒汾陽曹君學閎過君君方擁爐火置杯壺焉曹君曰君飲病

甚而白酒在爐奈何君曰子視之我烏得錢取酒而姑以水滌酒器輒取自嗅之解吾憂耳可奈何曹君過余言蹙然憂之余謂君之行所不足者止於斯然則君誠足乎古人之行者耶君未卒前一歲且飲且裂其詩焚之比卒手百餘篇授曹君之子夢齡俾藏之曹君爲鏤木以傳余讀之君之詩華與葉盡而枯木存矣然則君之詩之葉與華竟焚不可得見可思也君生於康熙癸巳二月二日卒于乾隆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四妻程宜人其孝與君克配先卒子三人聞若聞起聞苞銘曰

崔嵬柏生雨不澤以枯盛車服駮駮食之不飽簞簞
而創出蟲蛆澆澆之氣無肥腹魚鳴呼子有手不能
自拮据子有足也行趨趨曰豐厥德於身厥心有文
光於珠窮而死孰嚮子人乎天歟

乾隆丁酉三月八日

重刻興復潭柘古刹十方常住碑記

原碑略云京西諸刹獨潭柘道場最古據西白之勝時則有闍日本智和尚者濱海頭陀人天宗仰助公與余爲方外之交余稱十方常住之義爲之記萬歷三十三年九月重陽日賜進士第翰林院國史檢討直起居注編纂官黔南邨不實撰

右碑爲明新添邨檢討禾實撰在二聖殿右其左爲餘姚謝文正遷撰碑二碑竝漫漶寺僧磨其舊文請余重書闕者仍之按進士題名碑錄邨禾實貴州新添衛官籍山東萊州府卽墨縣人萬歷二十六年戊

戊賜同進士出身名在第三甲九十四碑云賜進士
第進士諱書同明人之陋久矣貴州通志示實新添
人才高學博著有經筵進講循陔園諸集與碑直起
居注文合而通志失載其所歷官且誤書編修當以
碑檢討爲正也潭柘自晉曰嘉福寺唐曰龍泉金曰
大萬壽寺明時謝碑仍稱嘉福或曰仍賜寺以龍泉
名我 朝康熙中

賜名岫雲寺粵自晉時開山師名不可攷唐之華嚴
師致潭龍聽法風雨湧出兩鴟吻飾在殿角號稱最
著謝碑所謂唐從實師示宋於華嚴祖堂者或卽其

人未定也金皇統中有廣慧通理師碑額見存贊者
比邱善誨大定中有奇和尚塔稱第七代又有言公
塔明昌中僧重玉有詩碑在寺塔下壁上泰和中有
了公塔幢稱第九代元初有妙嚴大師塔及拜瓶足
跡宛然世祖女也明宣德中有觀宗師正統中有底
哇答思師塔天順中有說戒道源師碑嘉靖中有際
公碑凡碑塔竝在寺外塔院中森三可瞰萬歷中則
有明日本智和尚名見此碑後有真可達觀師所謂
紫柏尊者也今大士閣前雙柏木理中正紫色師所
以號也師爲妙嚴拜瓶作讚華亭徐琰書刻之紫檀

木隕上蓋其隕則神宗母慈聖明肅太后自宮中貯
甄以送寺者太后當時所稱九蓮菩薩者也元世祖
及后及子及妙嚴公主像凡四竝待立在大士龕中
其龕當寺最高處今寺僧圓瑞靜觀號第八代和尚
監院來琳琮璋副監院明覺亮修生寺數十年能致
十方衆力興復道場修築楞嚴檀一政石之工精鏤
窮相與唐武德戒壇匹此歲

大安之葦

翠鳳之旗數

踰茲山泉石林并爲之改容寺中一切滯廢靡不舉

者於時歛善汪濊湧澗寺僧具刻施泉者姓名於碑
陰以詔後利哉德乎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燕人諺
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蓋寺古出於潭而土宜柘寺
中枯柘一見存寺當寶珠峯之心四圍十餘峯環之
矗天自寺左沿峯要而上行五里至正北一峯南望
則峯峯齒齒辨飛學寶珠峯當中央喻齒舊房但培
塿耳寺塔在峯前不可見則蓮房之的意也自峯巔
巷繞右上至龍潭櫻桃樹盈峯巔根根葉葉滴泉若
蚌珠匯於石龍之口爲潭伏流山腋汨泊不見泉入
於寶珠峯腹周歛僧寮徧響曲廊瑋琤穿度竹林而

下乃歎於雲霄沍汲之穴漑園激石山中之人就汲
以濯又行里餘而伏不見入言北土燥而茲山獨潤
北風冬盛發無所障蔽夏無所逃暴而守中四字恒
若佳春秋然所謂靈山福地非邪用附書以告遊茲
山者亦以闡碑所稱潭杯道場最古據西山之勝云
爾

乾隆丁酉九月朔

書婺源王吳節婦事

婺源王吳節婦者爲縣十一都二圖西園吳亨之女
嫁爲十二都五圖騰坑王文燦妻年十九越十年乾
隆癸酉文燦遇疾篤時君舅君姑竝在堂文燦屬纏
頃之氣絕日不暝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孤有母及不
使如有父不暝如初吳則自跪舅姑前泣曰婦在敢
不如子在卽暝至今婺源人言文燦死猶視厥父母
以有婦而獲釋視也越二年乙亥舅又死獨姑有兩
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兄弟姊
甥未析爨食而先世遺田故薄月日長久且不給既

敘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母太自苦家徒四壁何以活若不忘弟之孤者幸毋徇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饑孤寒勿相累也願勿再言從兄退從嫂口日來噂沓語語用以激吳甚且手批之鄰婦爲之不平吳則遠巡謝勿與校或鬻質嫁時衣敘以佐喪具詔九齡男子子重斬以承祖事兩叔一次男竭歷匍伏以次朝夕上食卽哭位如禮里人爭嘆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曰若勉自活

既葬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滑甘白餐以薦姑姑曰若
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爲之率
一饔曰若後毋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蒿
芑秋蒔菘周畦半畝布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抱甕
行汲必周畦引水循行行徧漑而罷歲癸未縣中旱
荒午日下爨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
拔心而不死也則刈以佐姑食惠及於隣母鄉人詫
之指其園爲孝婦園曰天邪非獨漑有刀也其年姑
六十一而病篤吳驚計無所出則避人割以一縷投
藥沸之謹以進姑姑病頓差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

驚而寤叩之媪媪曰嚮出棄藥滓遭石而聲有異卽之殆非草木質也姑自顧病已失則嗚咽心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耶他日若婦必若若願若恒不病孺姑自是行年八十而健自吳當室爲兩叔娶婦成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讀書通禮經有問師休寧戴震來京師從余遊再拜持歛洪榜所作求旌節狀請曰先生幸書母事俾母之榮先於旌也余謹爲書之嘆曰節而純孝夫人其有道邪昔歲己卯近鄉段萃有汪志孫妻詹年十八夫死餓七日而死者吳聞之曰善哉惜彼尙有姑若少須臾母死然後死

庶幾孝乎今年戊戌吳年五十有四其稱未亡人初
年二十有九及今二十有六年矣聞所居懸畫竹一
幅晉小時輒見之二十年未嘗易他幅晉問請曰且
何以恒懸此竹曰有節者不易也晉問之而悚測然
潛然下至今惠如初

乾隆戊戌十月十八日

麻城梁君客葬墓碑記

有銘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麻城梁景陽爲余同考乾隆己丑會試所得士越歲戊戌謁余再拜而言曰景陽幸獲第列官於一朝而家故寒薄先高祖曾祖父子以賈隱衡湘間曾祖遭禍於塗獲歸殯而高祖以客死草葬衡山之陽累世不名其葬所景陽初知書從故簾得竹簡中有墨書讀之略知爲高祖所遺囑蓋言曾祖舟死事持以示從祖森梓駭曰昔首吾聞之師曰書有口勿泄也景陽心竊悲念他日脫元樹立必謁吾高墓表其墓道洎通籍後時時爲友人官湖南

者泣語之未敢必也乃者卒賴諸公司士者之力而
獲出吾高祖之墓於圮寺叢筍之間甲午景陽始獲
走渡湘水願展墓下狂喜以悲然墓道之石不得環
古篤信之文以益其晦而大其藏景陽飲焉願夫子
爲之記以傳景陽死不恨余諾之遷延越歲而記始
成按麻城梁氏初居縣南之白果鎮曰一和者自白
果遷望花山生庚庚生有定有定生隱君諱中正字
三極景陽之高祖也家世以儒起而君生值明末用
賈隱喜南嶽之勝托業於衡山縣白果市市與君祖
遷處蓋同名云君樸直有氣重然諾白果市人咸愛

敬之有李翁者從君遊歡甚君往來必主翁家嘗是
時君與次兄中立偕行賈中立有子汝璧汝璧子柏
而君獨一子汝璜侍康熙十九年庚申秋七月君兄
中立自花石以書抵白果曰弟卽以貨授姪汝璜
遣奴細長者往謂汝璜曰外幸依吾護貨舟借奴發
吾且來舟發自花石矣中立覺舟人故有隙禍且發
倉卒跳不行而汝璜不知也會風雪抵湖廷革鞞坐
舟假寐入夜半有賊露刃登舟來汝璜以勇捷顧賊
且排窗自舟躍及岸岸滑不可登再躍再滑而賊刃
卽之入腰臂竟死賊略掠去君聞哭不忍走視而中

立之僕曰大長者請樵火汝瑣死函骨送之歸君則
默默悲子之死無所語其冬十月某日竟而遺囑
則從君婦家戴氏竹筒封題以寄其家君也君臨卒
從孫柏以君遺語葬真印巷左而以三孫夢龍夢虎
夢豹刻石識之家人髣髴傳其語自是君配戴子汝
瑣配魯兩世婦露日詔藐孤以遠遊爲戒而從孫輩
尙往來湖南及柏之子文煥輟業不行而梁氏不知
君墓久矣景陽年十五六卽愀然有表墓之志歲庚
辰舉鄉試第一明年辛巳試授國子監學正時同歲
生公安選君宏章東湖張君繼辛並官湖南泣告曰

景陽高祖墓在衡山縣白果市君謹訪之敢拜以請
羅君輩證去而所歷數縣輒迴遠久之羅君移湘潭
湘潭與衡山錯界權知衡山者常熟趙君曾齡曾齡
景陽同官貴輿子也而宜都胡君樹槐亦官衡湘間
諸君畢會相語曰可矣適黃岡邱君恩榮自岳州府
參知衡州邱君者與景陽連里戚於時羅君具箋上
府府輒下符起縣知縣趙君則檄西鄉七甲出府符
示曰必得時君所主李翁者已死子孫走湘潭不問
不知狀有蕭正朋者皓然年八十餘少時常過主者
家從君從曾孫文煥謁墓所略記墓傍僧菴在童家

冲中甲總張某則奉府符呼曰吾曹從蕭翁入冲求
之何如則之童家冲有巷題曰真印巷左以纍纍然
詰巷僧僧懍懍良久曰吾巷僧老者盡於巷故在竹
西圯而移築此久矣烏知梁氏墓者衆曰不得墓府
符師行自復之僧遽曰吾思之吾巷今東移而其西
叢竹中隱隱有藪石或是耶衆喜曰師導我則揮斧
斬竹以入短塚見塚前石痕出土中衆爭拍土剔字
纒數寸而梁公三極字宛然有夢龍夢虎夢豹名
僧疑曰來府符載孫名二而此三殆非也衆譁曰墓
中君姓名與符稱悉合僧妄疑耶衆走告縣縣還以

符鞞府而真縣踵至者爲大興縣君光序子奉府
改建豐碑禁梁君墓樵采實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某
月日也自是衡湘千里而近無不知梁江墓者有彭
家劉清意者來相墓曰是脈巍巍自祝融臨下來
師子山以列障度峽穿田天乙太乙送迎三焉肯玉
屏面昌山層疊五水坐與瞰乾格口四巖首出者元
初縣人唐廷幹當水口築石橋題曰楚古第一橋俄
而景陽果舉第一人人傳以相語己丑景陽成進士
久之次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甲午以母服卅其年張
君繼辛方自武陵縣擢授永綏同知以書趣景陽來

會謁墓景陽乃自家取道長沙抵湘潭行望白果路
人指曰梁大夫來拜祖墓也冬十月景陽諱日哀封
召父老會飲吾祖福酒再拜語父老爲言護視祖墓
久久父老咸歎羨以爲梁君之隱德於是大光顯有
言之出涕者嗚乎非君之賢其生也在其人人曷以
沒數十年而得此梁氏之興有自哉子汝瑛歸葬麻
城之花山孫三人夢龍早殤森材夢虎也森梓夢豹
也曾孫五人灼耀赤焯叢森材以孫景陽今貴 地
照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灼以子耀以所生
子貴諱 贈如景陽官景陽初舉乾隆丁卯本省副

榜貢生庚辰獲正舉第一辛巳中中正榜補國子
學正歷助教己丑成進士遷吏部文選司主事現官
驗封司員外郎於君爲元孫君元孫六人景陽最長
次景陞景隄景階景陞景陳次孫十四人景陽出者
三錫冠錫袍錫冕弟孫景陽之子出者三登瀛望瀛
學瀛餘不悉書記而銘諸銘曰

望花梁氏遷自白果隱君之藏亦白果所君以買隱
遵明代尾伯鸞春備伯休藥市忠信其行和平其德
人口滿焉在衡山側遠葬獲吉大厥元孫初成進士
景陽吾門景陽語余在康熙初庚申十月隱君之殂

竹筩手囑跡藏故麓其年秋孟日子死酷仲氏逃賊
呼舟載姪其影泛泛刃警奈骨奴送函歸君恨何語
心摧命訖從孫竈土真印巷東真印巷西九十三年
深箐獲碑景陽初官諮官湖南泣誌祖墓與羅張譚
羅移湘潭衡山趙署宜都胡來聚語相顧衡州守邛
爰至自忬親戚情話下府符索主者李死蕭翁皓白
從君從孫童家冲識時甲總張將徒責僧以巷徙故
竹西墳徵斬篁出碣梁公字 抵二孫刻三僧疑衆信
府牒再下鍾禁采樵近衡千 里君藏大標形家劉言
祝融降精周老築橋第一應 名景陽謁墓走渡湘水

長沙白果路人齒美崇封壤尺福飲父老君之隱德
涕出逾好五世客葬元孫歷家十餘歲初讀囑心悲
非獨君德景陽惟孝天佑孝孫君德之劭諸公同心
顯隱君墳墳真卷變竹阿湘神景陽請 贈乞余文
工君後方大斯碑必豐子歸望花君宅斯土魂魄蒸
蒿梁君墓古

乾隆己亥二月二十九日

朱梅厓先生墓誌銘

建寧梅厓先生以乾隆四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又
九日卒於家赴至福州其從子文偉等來乞銘始九
月十又三日福州書院人士嘗從先生問業者奔走
羣議曰弟子衆也不克人人自哭諸寢如禮文請爲
位於小西湖之宛在堂中庶別於野哭也僉曰然乃
設幕卽次衆入皆哭失聲其冬十一月朔又羣來奔
走學使者院僉言曰梅厓先生主我塾不講席者殆
十年厥教在諸生之心儷古太師諸生於六在也敬
以愛於其去也思於其歿也極哀請入神主院中歲

月日薦如先生生也使者既允銘矣亦宜允入主筠
曰允哉越日又羣奔走編請於巡撫及布政按察諸
當事咸以爲允於是詎日同請入主考補清林寺園
先生枝春仁和沈椒園先生廷芳作官張陽藝先生
甄陶與先生而四嗚呼雖聞諸生之風厚哉林先生
之生且死有以入諸生之心不可得也先主姓朱氏
諱仕琇字斐瞻梅厓先生者學者所稱也先生德行
醇和以摯其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於自得要其意
欲追古之立言者以爲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舍
之咀之得其妙以爲文者惟八夫其藁踰從人之途

唐韓宋歐陽上薄二漢放乎周秦渺然而與六經之
指合其得之意極其狀也崧良渺濶若黨鬼神而推
而準之平直圓方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寧吾心斯
斬自成化一家集代以遷者未之聞焉筠嘗遭于京
師邈然懷古共論此中先生懇懇執袖謂筠曰及吾
兩人未死古文詞論當定也後別去幾二十年一見
於庚寅再見於今年庚子先生自訂其文集獲成可
以死不死矣先生自年十有五入縣學已知於郡先
生元章後受知於馬先生學健吳先生華亦舉甲子
本省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適庶吉士辛未散館以

知縣歷官山東東人歌之曰夏津清治恩能蓋以儒
術致之吏也尋改福寧府學教授以足疾乞歸去當
事重其學延主福州書院院長後主其縣書院皆本
其所自得者用以教學者歸之竟卒其生在康熙五
十有四年春三月十有七日年六十六有六曾祖諱國
漢祖諱家瑞父諱霖祖父竝獲贈如先生官配姜繼
配余男子三文佑文僕文游竝縣學生先卒女子二
一適梅洪恩一適胡寧仁孫七開元盛元希元春元
穎元發元昌元銘曰

成一家言司馬述韓曰文必自己出出且成先生筆

今先生其卒矣先生之藏吉矣我心怫矣嘻無以爲
質矣

乾隆庚子十一月二十七日